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五章



加尔迪恩斯修道院 ~ 1347年8月

隧道里的火炬早已熄灭,只剩下一盏倾斜着。

一盏灯从墙上的支架上透出,照亮了拉撒路古雅的地下墓穴入口。

明亮的光线下,伊万高大的身躯紧贴着门框,目光专注地阅读着一封信。房间里,拉撒路坐在床边,正用木碗啜饮着汤汁。

拉撒路边吃东西边问: “修士,你读什么书?”

“我明天会给萨尔维蒂诺修士寄一封信,”伊万回答道,眼睛埋在信里。

“他是谁?”

“一位下议院修士 曾在此修道院居住。在你之前 在你出生之前。”

他现在在哪里?

“在意大利 坎切洛 另一个修道院。”

你为什么给他写信?

“他欠我一个人情。等我们去意大利之后,他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件小事。”

“意大利呢?那勃艮第呢?”

“意大利第一。”

“奥迪诺修士还和我们一起来,对吧?”

僧人点头肯定道:“他同意了。”

“萨尔维蒂诺修士对您有何恩情?”

伊万短暂地将目光从书页上移开。“够了,拉撒路 吃吧。”

拉撒路又咬了一口,简单咀嚼了几下,然后转向伊万。“你不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被带到这里,关进了其中一间牢房。他做了什么,修士?”

“这名囚犯将因异端罪受审。他将于明日早晨被带走。”

他做了什么?

“他与你无关,拉撒路 吃吧,很晚了。”

拉撒路偷偷瞥了一眼伊万,伊万正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封信。他从碗里抓起一点肉和面包,扔到床底下,然后继续吃。

“或许他饿了,”拉扎勒斯建议道。

伊万清了清嗓子,重新折好信,塞进长袍里。“吃完饭,孩子。我不想让你靠近他。明白了吗?”

“我愿意,修士。”伊万盯着碗,目不转睛地看着拉扎勒斯一口一口地吃,直到他把最后一块面包塞进面罩的口鼻处。伊万满意地笑了笑,拿走了空碗。拉扎勒斯则迅速钻进了被窝。

伊万给他盖好被子。“你祷告了吗?”

“我祈祷过了,修士。我为那名囚犯祈祷了。”

“太好了。那我们明天早上见。晚安。”

“晚上好,修士。”

伊万迈着大步离开了房间,他从墙上取下门口的火把,走出了地下墓穴。

拉扎勒斯从一堆毯子后探出头,看着门口的景象渐渐消失在黑暗中,伊万的火把光芒沿着走廊缓缓移动。他侧耳倾听着凉鞋敲击石板的声音,那是伊万正沿着地下墓穴的楼梯向上攀登。最后,远处传来哐当一声门响,拉扎勒斯猛地坐了起来。此时,他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非父母的教导,从床底下取出食物,用布包好,踮着脚尖沿着走廊走去。来到隧道交汇处,左边是贝尼恩隧道,右边是一条短走廊,他向右转,进入一条由牢房组成的小通道。六扇牢房门沿墙排列 三扇相对,三扇相对。这些房间并非安葬死者的墓穴,而是装有锁的牢房,用来囚禁活人。门上的窄窗装有滑动的铁板。

拉撒路走到右边最后一个牢房前。他拉开窗户,低声的祈祷声停止了。

“您好,先生。我带来了食物。我是拉撒路。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谈谈。”
牢房里的稻草沙沙作响,一个声音响起:“你好,拉撒路。愿主基督的名被高举,祂就是耶稣。”

拉撒路从窗户递过食物,回答说:“祂是应当称颂的。先生,请收下这些食物。”

囚犯取回东西时,拉撒路偷偷瞥了一眼他的脸。他是个年轻人,浅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稀疏的胡须衬托出他清瘦的五官。

“我感激不尽,”囚犯回答道。他蹲在门边,拉撒路也跟着蹲了下来,两人之间只隔着两英寸厚的橡木板。

拉撒路敲着门。“你为什么在这里?”
囚犯含着嘴回答说:“我被控犯有异端罪。我要接受宗教裁判。”

你做了什么?

“我效法耶稣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怎么能算是异端邪说呢?”

囚犯咽下嘴里的食物,解释道:“一位主教带着他的许多士兵来到我们村子,召集了所有人。他把我们的名字和职业都记在了他的……”

统计簿 用于确定我们向教会缴纳的什一奉献的数额。村里许多人
我们是忏悔兄弟会,圣方济第三会的成员,我们拒绝了。“这是错误的。”

“缴纳什一税是错的吗?”拉撒路问道。

耶稣一生都过着完美的使徒般的贫穷生活。所有属神的人都必须效法基督。经上記着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一个人如果身无分文,也没有营生,那就是贫穷的。

然而,他仍然可以在基督里富足,并向基督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

“为何如此?”

“田地里要留下十分之一不耕种,牲畜里要留下十分之一自由,果实里要留下十分之一不摘取;要将你食物的十分之一分给饥饿的人。十分之一的奉献,就是献给神的祭物,是献给神的祭物。”

除了上帝以外,寺庙不应该收取任何什一税 它们只是敬拜的场所。

“但是,教会确实会帮助穷人,对吗?”

“如果教会收取了本应献给上帝的什一奉献并将其挪用,无论其初衷如何,这笔奉献就不是献给上帝的,而是献给教会的。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都有这样的说法。”

“先生,我知道这些词句。您有没有把这些词句展示给主教和士兵们看?”

“他们认识这些人。”

“为什么你们不告诉他们你们要工作 等他们离开后,你们就可以一起逃走了?”

“耶稣逃跑了吗?”

拉撒路挠了挠头,在石板路上搜寻了一番,然后才把注意力转向……

门。“那么或许你可以告诉他们,你将从事与耶稣相同的职业。告诉他们,你的职业是向贫苦大众传授上帝的知识。把你的教导分给他们十分之一,好吗?”

囚犯轻笑了一声。拉撒路像只困惑的狗一样歪着头。“没那么容易,拉撒路。我必须向上帝发誓。宗教裁判所已经准备好了定我罪的审问词。我不能发誓撒谎。我已经被判刑了 我将被处以火刑。”

“烧死?教会烧死人?”

“数百人;已被烧毁。”

“教会?然而,教会是属于上帝的。为什么它要烧死人呢?”

“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未缴纳什一税或信奉其他宗教。”

最后,拉撒路反驳道:“那么,关于谎言,圣马太福音中说:人的一切罪孽和恶言恶语都可以得到赦免,然而,亵渎圣灵的恶言恶语却不能得到赦免。”

“不可说谎。拉撒路,你难道不记得这些话吗?”

拉撒路开口道:“我认识他们,先生。但是,如果他们烧死您”

“我不会像耶稣那样发誓。我不会逃离那些不公正地定我罪的人。”

我也不会为了自保而对他们说谎。

“先生,如果他们烧死您”

耶稣既没有说谎,也没有试探人。拉撒路,不要试探我,使我背离主。

先生,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的确如此,拉撒路。”

“既然你知道他们会烧死你,为什么不让我开门呢?”

“我已是自由的。这扇门,无论开着还是关着,都无法带来自由。自由是……”之内。”

“请允许我打开这扇门,以便您逃走吗?”

“当然不是。拉撒路,你又在试探我吗?”

“我没有,先生。只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想自救。”

“拉撒路,信吧。我已经得救了,单凭信心。”

“他们会像你所说的那样烧死你吗?”

“他们会的。”

“先生,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我没有读到过类似的事情呢?”

“或许你现在不方便阅读这些书籍。然而,你学识渊博。你是位神职人员的孩子吗?”

“我是。”

“啊!原来如此。正如男人驾驭骏马、放牧牛群,你既是骏马,又是牛群。儿子会成为他们的父亲,神职人员的子女会成为他们所侍奉的修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拉撒路低下头,思索着这些话中的智慧,然后又转身走向门口。“先生,您叫什么名字?我好知道我为谁祷告。”

“我在基督里是个穷人,请为我祷告。”斯特劳挪动着身子。“感谢你们的慷慨和陪伴。现在,我必须开始自己的祷告了。主基督耶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圣彼得·约翰·奥利维的遗嘱也是应当称颂的。他们的名都是应当称颂的。”囚犯吟诵着,从门口爬了出去。“晚安,拉撒路。”

拉撒路在他身后喊道:“基督里的穷人?”

沉默。

“基督里的穷人?”拉撒路再次呼喊道。然而,那囚犯却不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于是,拉撒路离开了牢房,大步走去。然而,在他回房间的路上,刚一离开走廊,就听到一阵噼啪声从主通道旁、正对着他离开的通道的一条隧道里传来。这声音如同木头碎裂,从贝尼恩隧道深处回荡而来。这条隧道是更为古老的……

众多地下通道。拉扎勒斯记忆中一直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同铁律一般。那就是他可以随意穿行于所有地下墓穴,唯独不能进入贝尼翁。伊凡禁止他踏入贝尼翁危险的顶石之下,那些顶石摇摇欲坠,即使是小雨过后也会漏水。此外,贝尼翁不过是一条死寂的侧通道,只有几扇紧闭的墓室门。

他那锈迹斑斑、缠绕在一起的发髻,让他没有理由冒险进入。然而,伊万低估了拉扎勒斯日渐萌生的独立意识,就像所有溺爱孩子的父母常常做的那样。轻信而又视而不见。

拉撒路站在贝尼翁的入口处,聆听着水滴在空旷的井底回荡的声音。他又听到了那动静,听起来像是木板在重压下发出噼啪声。

负担。好奇心咬了他 诱惑的果实让他屈服 独立精神驱使着他。
于是,他深吸一口气,环顾四周,蹑手蹑脚地沿着贝尼恩隧道向下走去。他飞快地掠过隧道里众多的墓室门,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最终,他来到了走廊尽头,发现了骚动的根源 最后一扇墓室门向外弯曲,门上布满了锯齿状的碎片,纵横交错地划破了门体。

竖直的木板。

木门与石框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缝隙,铁锁也断裂了。他睁大眼睛,从门缝间偷偷往里看,发现右侧墙上凿着一排长方形的凹陷 那是四层高的墓穴,里面有人居住。

地窖里,一张桌子挡住了他们进一步的视线。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十字架挂在后墙上,但只有一半露在外面 更别提这间阴暗房间的全貌了。

他嗅了嗅门缝,辨别出几个世纪以来从墓穴中渗出的交织气味:腐烂布料的气味;白垩质骨骼的气味;陈年真菌的霉味;以及潮湿石头的甜香。拉撒路被彻底的好奇心所吸引,将手指伸进门缝,用力一拉。门板刮擦着地板,被他用力撑开。新木头碎裂 碎裂 甚至

“砰!”瞬间,大门爆裂,木板碎片四溅,砸向对面的墙壁。门上方的拱形石块也随之坍塌,拱顶石失去了支撑力。

更高处,一大段墙壁和相邻的屋顶坍塌,引发雪崩,碎石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一片轰鸣的混乱中,他纵身跃入航站楼墙壁的远角,一些砖石碎片坠落到地面。

四周再次陷入寂静,只有潺潺的流水声拍打着石板。尘土和碎石落定后,拉扎勒斯缓缓站起身来,虽然浑身脏兮兮的,却毫发无损。他竖起兜帽下那对像狗耳朵一样的耳朵,四处张望。流水声如同脉动的轰鸣,石子滑落的声音如同巨石坠入深谷,老鼠轻快的脚步声如同雷鸣般的蹄声。然而,拉扎勒斯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贝尼恩隧道入口处。他没有听到墓穴大门吱呀作响,也没有听到僧侣凉鞋敲击石阶的声音,只有远处牢房通道里囚犯在稻草堆中挪动脚步的声音。

拉撒路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残骸。隧道尽头的墙壁大部分仍然屹立不倒。

除了石块在他身旁崩落留下的一个小凹坑外,他毫发无损 墙体受损的部分如今看起来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一股陈腐的、仿佛已经沉寂了三个世纪的霉味,正从洞口倾泻而出。这时,他意识到,

原本看似废弃的贝尼恩隧道尽头的地方,其实只是一堵摇摇欲坠的假墙。很明显,通道还在继续向前延伸。

拉撒路透过洞口向外张望,兜帽在风吹过的洞口前飘动。

除了一个地方之外,这条延伸的隧道与未封闭的部分几乎完全相同。隧道似乎还没完全建成就被废弃了,因为虽然隧道壁上排列着墓穴,但没有一个墓穴装有门。他推开松动的石块,走了进去。

在他看来,这些墓穴从未存放过遗骸。第一个没有,第二个也没有。而且尸体总会在下面的石头上留下一层锈迹,即使几个世纪也无法去除。他继续沿着隧道往下走,大步走过无数个墓穴。

未使用且未完工的墓穴。

虽然地穴中的空气依然清新,但当他继续沿着走廊深入时,空气中却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随着古代遗骸的污染而愈发浓烈。

拉撒路继续深入。在隧道的尽头,他发现最后一个墓穴的入口与其他墓穴不同,那里有一扇矮小破损的门,却被残存的石墙封死。仿佛后来又砌了一堵新的石墙,用来掩盖这扇如今已暴露出来的门的痕迹。从破裂的门板后,散发出腐朽的气息。他挪开松动的石块,撕开蛛网,拨开布满坑洼、虫蛀的木板,钻了进去。里面一丝光线都没有,但在那扇矮小破损的门后,一片死寂般的黑暗中,拉撒路饥渴的瞳孔异常地放大。它们如同完美的夜行捕食者的眼珠,剥去了黑暗的鳞片,看清了一切。

地穴看起来像是曾经用作居住的地方,但气味却明显是坟墓的气味。破碎的陶器、腐烂的布料和布满灰尘的器物散落在各处。拉撒路搜遍了墙壁的壁龛,却没有发现任何僧侣裹尸布包裹的遗骸。

相反,这些敞开的墓穴曾被用作储藏架,堆放着各种奇奇怪怪的杂物。空气中还弥漫着另一种气味——淡淡的墨水味。拉撒路穿过房间,站在一张狭窄的桌子和长凳前,这曾经是张书桌。桌面上满是划痕、蜡渍和墨水渍。桌上放着一个空空如也、布满结痂的墨水瓶。

他仔细观察桌子表面时,发现它有些奇怪之处,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凑近仔细观察,微微歪着头。墨水瓶和墨渍都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然而,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它的存在却又模糊不清。他把鼻子凑近桌面,凑近闻了闻。然而,什么也没闻到。

然后他后退几步,俯身看向桌子。它就在那里。拉扎勒斯拂去一层灰尘。任何萦绕在他心头的好奇,都只存在于他的双眼之中。灰尘和碎屑清除后,桌面上残留的划痕清晰可见,他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雕刻杂乱无章,但符号却井然有序。它们并非象形文字。它们更像是连续排列的几何图形。这些图形的位置和间距决定了发音,以及拉撒路所理解的含义。

眼睛。在熟悉的图案中,圆圈和线条组成字母、单词、句子。

最终汇聚成清晰易懂的意义。然而,这些铭文既非法语也非拉丁语,而是一种笔墨世界闻所未闻的奇异语言。事实上,桌上的信息不可能由人书写,因为这种语言从未在世间出现过。拉撒路费力地念出了这些文字,并领悟了它们的含义:

今天,我送给弟弟一份礼物。

这个密室里藏着我的全部遗言。

在墓穴的角落里,

它有四块石头高

第四块石头松动了。

拉撒路望向墓穴的角落。那里比地面的石板高出整整四块墙石。一块磨损的石头边缘,露出了缺失的砂浆,形成一道狭窄的缝隙。他从墙上取下石头,从布满古老蛛网的缝隙中,掏出一卷厚厚的泛黄纸张。他把纸张展开,放在桌子上。

最上面一页是一封信,内容是:

为了你,我的兄弟

公元一千六百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在此写下这众多篇章中的最后一页。我心情沉重,因为我很快将……

我深知死亡的境况。它的气息吞噬着我。在炼狱之中,我不禁惊叹于上帝的哪一部分,竟允许如此的悲伤和邪恶在他之下横行。我无法理解。纵然如此,我永远也无法明白。我的信仰

火焰已然熄灭。我胸中的火焰已然熄灭,我不过是等待死亡的降临。

我应该提醒你提防议会。议会曾向我许诺了一份契约。此前,

约定是这样的:我将以翻译者的身份,为他们破译盖特石碑上的文字;作为交换,他们将给予我自由 足以让我永远逃离守护者修道院的自由。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

整整两个季节过去了,我翻译了他们逐一送到我住处的经文。在我漫长的岁月中,在这短暂的时光里,我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生活得无比满足。囚禁不再成为我的负担,因为议会把我的住处装饰得如同君王一般。一切都已赐予我。

除非我的锁链松开,或者教皇卫兵被解散,以及他们那永远驻守在我家门口的令人窒息的火炬烟雾被驱散。

我一无所缺,唯独缺少自由,梦想如同束缚双臂的冰冷镣铐般真实。然而,在第二季中期,我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悲伤之中,甚至想要驱散梦想。我从门石的语言中得知了它的目的。它令我痛苦不堪,以至于我停止了祈祷。我的信仰,

我害怕,我将永远迷失。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死亡。为了神的旨意,我永远无法掌握祂的方法,但我将永远明白我在祂里面的位置。

从那以后,我停止了占卜,这激怒了议会。作为回应,议会搬走了我住处的所有家具,让我重新回到为他们效力之前那种可怕的环境中。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过了很久,我才同意在他们重申给予我自由的承诺之后,继续进行占卜。

我已完成这项工作,三个季节也已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质疑自己被囚禁的原因。修道院院长只提到一个理由 让我继续为神父们提供咨询。我已近一个季节没见过他们了。后来我意识到,我对议会已无用处,我住所的状况日益恶化便是明证。最终,我明白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摆脱这种束缚。这是我的遗言,因为我的墨水也已用尽。令我万分惊讶的是,今天清晨,修道院院长来到了我的房间。他告诉我,我永远不会被释放 我记得,这违背了议会的最终决定。

关于石碑的下落和碑文,我了解得太多了。相反,议会赦免了我的罪过,给了我一瓶无痛安眠药,并承诺会为我举行圣洁的葬礼。

唉,我只有一天的时间来考虑这个提议,因为他明天就会回来。然而,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药水,否则我将面临阳光的恐怖。我把一切都留给你,我的兄弟,你能读懂这些文字,以及门石上所有的原始铭文。愿你比我过得更好。愿你从我的人生中吸取教训。

的确,我只能带着甜蜜的悲伤回忆,在岁月中自由游荡。我活过不属于我的人生,在这不属于我的墓穴里,却拥有过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梦——一个自由的梦,它比自由本身所能给予我的任何东西都更加甜蜜。

我是-

牧师纳拉姆辛
理事会翻译

一阵寒风吹拂着书页,带来一股腐骨的气息。他从桌上拿起书页,继续勘察墓室。在远处的墙壁最深处,一块布盖着什么,完全遮蔽着什么。他走近。拉撒路抓住那块布,它却像蜘蛛网织成的床单一样,在他指间撕成了碎片。

他小心翼翼地剥开腐烂的布料,露出了

“啊!”他猛地松开了手,仿佛被布咬了一口似的。他倒吸了一口气,他向后倒在地上。一阵寒意袭来,他的心怦怦直跳。灼热的刺痛感席卷全身。在他面前,残酷地用锁链捆绑着一具成年怪兽的遗骸——纳拉姆辛的骨头。他见过无数尸体,却从未见过怪兽。粗壮的獠牙深深地嵌在原本是人类的头骨里。翅膀的骨头散落在尸体下方。拉撒路凝视着自己——一个体型更大的自己——腐烂不堪,被锁链缠绕!

拉撒路陷入了一种极致的恐惧之中——那种令人窒息却又短暂的境地,介于尖叫和死一般的寂静之间。如果他不是还活着,他的心脏早已呼唤死神来让它停止跳动。

他猛地站起身,带着纳拉姆辛的卷轴冲出了地穴。他飞速穿过贝尼翁隧道,从假墙的破洞中钻了过去,跃过散落的石块。转眼间,他又回到了自己那间洁净而熟悉的房间。

他躲在被窝里。在寂静中,他的心跳和思绪都剧烈波动。他匆忙地把卷轴塞进褥子缝里,检查了一下兜帽的系带,然后把自己深深地埋进被窝里。他感到自己肮脏不堪 内心污秽不堪。他渴望纯洁的梦境 任何梦都行,除了自己被锁链束缚的可怕景象。他从未感到如此孤独 如此受到威胁 甚至如此恐惧,生不如死。

剧烈的心跳和精神的折磨交织在一起,将他卷入了一场扭曲的噩梦 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过度紧张的精神状态逐渐消退的产物。在梦中,他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沿着弯曲的楼梯飞奔,朝着更高的地下墓穴入口奔去。他渴望自由 他渴望挣脱隧道的束缚 挣脱那摇摇欲坠的死亡之墙。每一次心跳都意味着他向上攀登了一步,然而,他爬得越快,入口却离他越远 在远处若隐若现。楼梯一层又一层 或许,还有更多的楼梯。

数量之多,甚至足以升入天堂。在漫长而漫长的夜晚,仿佛永无止境,可怕的梦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

晨曦的红光洒满加尔迪恩斯修道院。然而,由于僧侣和侍从们都待在各自的住所,晨祷也被取消,昏暗的修道院庭院如同纳拉姆辛的墓穴一般死寂。即便如此,在大多数宿舍里,仍然有一位神父跪在……

他蜷缩在木板床的床脚,祈祷着无痛的转变。在另一些人眼中,焦躁的影子在狭窄窗户的石框内移动,好奇的目光扫过庭院。空气中弥漫着不安和紧张的气氛。

伊万修士倚在牢房的窗户上,向下凝视着交叉的幽灵般的长袍。

庭院里,他瞥了一眼冉冉升起的太阳,手指紧紧地扼着窗框。楼下,仪式开始了,沃尼格院长护送着三位身材魁梧的祭司前往澡堂。

进入修道院后,院长吩咐修士们: “你们 把门关上,各就各位。”

“窗户。你们两个 把那东西拿过来。小心它的牙齿!”方丈大步走向靠近东墙的一张石桌。桌面漆黑如煤,显然是多次火灾留下的焦痕。两名僧侣一同消失在昏暗的澡堂里,而第三名僧侣则绕过方丈,透过朝向黎明方向的紧闭窗扇之间的一条垂直缝隙向外窥视。

拖沓的脚步声、呻吟声和嘶嘶声表明澡堂后部发生了一场搏斗。

“小心！”沃尼格喊道。他从长袍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往桌子上撒了些香料。他低声祈祷着。

两个身材魁梧的僧侣带着怪诞女妖回来了，押着她往前走，她拼命挣扎。“太阳照耀着墙壁了，方丈！”窗边的僧侣喊道。

沃尼格点头表示肯定，嘴里仍然咕哝着。僧侣们把她拖到桌边，沃尼格

背诵他的手稿：“Pater noster, qui es in caelis, sancti iacetur nomen tuum; Adveniat regnum tuum; fiat voluntas tua in terra”

怪诞女子双脚抵住桌沿，奋力反抗她的俘虏。

她哭着对他们说：“Baut! Eca am sha tular!”

方丈反驳道，继续说道：“in terra sicut in caelo. Panem nostrum cotidianum da nobis hodie”

她冲着僧侣们嘶嘶叫着，一边挣扎着一边远离桌子。僧侣们用皮绳铐住她的手腕和脚踝，猛地拽住绳子，让她失去平衡，然后把她拖过桌面，她的翅膀拍打着他们的脸。僧侣们分列桌子两侧，每人拿着两根带子，把她的手脚固定在石板上。挣扎结束了；她

她无法挣脱束缚，只能屈膝坐在地上，凝视着方丈。

沃尼格的眼睛扫过上面的文字。“-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sicut et nos-”

怪诞女子用轻柔的、少女般的恳求打断了他。“Shat na cawt 嗯？Cawt？”

沃尼格放下手中的书，抬眼瞥了一眼，发现一张温柔却又惊恐万分的脸庞 甚至看到了她那双湛蓝眼睛里闪烁的泪光。他仿佛第一次意识到，她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怪诞生物都更像人类。显然，除了翅膀和耳朵，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可怜又惊恐的女孩，被两个身材魁梧、面容阴沉的牧师用绳索束缚着。

沃尼格强迫自己移开忧虑的目光，继续说道：“et nos dimittimus”他哽咽了。他清了清嗓子，“et nos dimittimus debitoribus nostris”他的声音再次哽咽。他戛然而止，猛地转身，对着澡堂另一头的牧师喊道：“把那扇该死的窗户打开！现在就打开！”

两个僧侣靠在绳索上，向后仰去。她朝他们发出嘶嘶声。另一个僧侣抓住木百叶窗，却犹豫了。他回头望向怪诞雕像，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时沃尼格发现他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快点，修士！”沃尼格斥责道。神父立刻猛地打开了百叶窗。

阳光洒满澡堂。

“啊！”一声刺耳的尖叫响彻修道院。一团灰烬从澡堂的窗户里沸腾而出。

澡堂的门猛地打开,咳嗽不止的沃尼格踉跄着从烟雾弥漫的入口处匆匆走出,揉着眼睛,急忙赶回书房。不远处,剩下的僧侣们也走出了澡堂,他们抬着另一尊怪诞雕像 又一个被烈日灼伤、双翼张开的埃尔约 雕像保持着跪姿,仰起的脸庞上刻着无尽的痛苦表情。

穿过庭院,二楼宿舍狭窄的窗框勾勒出一位身材高挑、银发环绕的僧侣的身影,他正捂着嘴,泪流满面。宿舍屋顶旁,另一双眼睛正俯视着僧侣们和他们的雕像:一双双闪烁着光芒的黑色珠子,宛如一只栖息在庭院梅树上的乌鸦。它虔诚地注视着三位僧侣抬走最新的“守护者怪诞像” 这是“守护者”们送往意大利中部坎切洛修道院的最后一件“礼物”,这件礼物将被安放在修道院大教堂的檐口之上。

~*~

伊万走进了地下墓穴入口。他沿着楼梯往下走,遇到了拉撒路,拉撒路正拿着点燃的火把站在那里,焦躁不安。

伊万在台阶上停了下来。“拉撒路?”

“修士,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昨晚。”

“发生什么事了?”伊万急忙走下剩下的台阶。“发生什么事了?”他绕过拉撒路和一个石角,发现墓穴里的火把已经点燃了。“你们为什么这么早就把火把都点着了而且是在我来之前?”

“修士,出事了。”

“囚犯?”

“屋顶塌了。”

“什么?你受伤了吗?”伊万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转过来,像一个严厉而忧心忡忡的监护人那样急切地检查他。

“不,修士。”

“带我去看看!”伊万接过拉扎勒斯的火炬,跟着他走进贝尼翁隧道,一直走到尽头。伊万高高举起火炬,踩着石头,仔细查看隧道的损毁情况。

然后他发现了墙上的大洞,顿时愣住了。

“隧道还在继续?”他转向拉扎勒斯,难以置信地挑起眉毛。

“确实如此,修士。”

伊万把火把举在洞边,火把的火焰在呜咽的微风中摇曳。

“待在这里,”伊万一边说着,一边爬过树洞。

“可是我已经”拉撒路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伊万回头看着他,“你来过这里吗?”

“是的,修士,但是”

“那么,我们稍后再讨论你的违抗行为。”

拉扎勒斯低下了头。伊万穿过洞口后,回头看着他。“好了,过来吧。”

既然你知道路,那就这样吧。”

拉撒路紧随其后跳了进去。

伊万照亮了一座座空墓穴,拉撒路紧随其后。但当伊万接近最后一座墓穴时,男孩却掉队了。

“修士,里面有 里面有骨头,”拉扎勒斯指着一扇敞开的门承认道,门的入口处散落着石头。

伊万走了进去,拉扎勒斯却仍站在原地。他竖起兜帽下的耳朵。他听到伊万轻轻掀开腐朽的布幔 他听到伊万屏住了呼吸 他听到随之而来的寂静,当伊万走出墓穴时,拉扎勒斯借着火把的光芒仔细端详着他的脸。伊万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却一言不发。他只是盯着自己和拉扎勒斯之间的地板,仿佛陷入了沉思。

拉撒路打破了沉默。“修士,他和我一样。你看到了吗?他也戴着锁链。”

伊万匆匆走过拉扎勒斯身边。“我们得走了,现在就走!”他头也不回。

“修士,他为什么在里面?”拉撒路问道,慌忙跟在他身后。

“我希望你一直待在床上。不要把你看到的一切说出去。不要再问了。”

男孩从他尖刻的言辞中听出了愤怒。

“请原谅我,修士。”拉扎勒斯加快脚步,跟上伊万快速而稳健的步伐。

他们离开新发现的隧道段后,伊万让拉扎勒斯帮他之前掉落的石头封住洞口。拉扎勒斯拿来泥刀,又添满了几桶新的砂浆和水。最后,当伊万确信其他僧侣不会怀疑这堵墙是假的之后,他命令拉扎勒斯回到自己的住处,并嘱咐他留在那里。

伊万很清楚,贝尼恩隧道的修复必须包括抬升……

新砌的墙抵着新发现的假墙。如果他的同僚祭司发现了……

如果怪诞雕像的遗骸被发现,随之而来的谣言和骚动必然会引发混乱,那么拉扎勒斯很可能会因此受到过多的关注。他一边思考着修复计划,一边走出地下墓穴,走向修道院院长的办公室,心中暗暗盘算着,心想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毕竟,贝尼恩隧道的年代早已不是秘密。很久以前,他就警告过沃尼格院长隧道终将坍塌,而以它悠久的历史来看,坍塌只是时间问题。

~*~

修道院里熙熙攘攘,僧侣和剃着光头的男孩们挤满了庭院。远处传来大门的钟声。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长袍的侍从跑过庭院。他像拉撒路一样 像个麻布幽灵 戴着一个只开了两个眼洞的面具,头上还罩着一个兜帽。他飞快地跑过一个僧侣,僧侣斥责了他。“米格尔!”

跑步?”

男孩放慢脚步,加快步伐。走到修道院尽头,他在格拉特修士面前停下,鞠了一躬。修士注意到他。“米格尔,你的面罩在眼睛旁边破了。”

破了个洞。请伊万修士帮忙缝一下,或者重新做一个。

“伊万修士已经缝好了……新的面具。修士,我……能说话吗?”男孩含糊不清的说话声表明,破损的面具下隐藏着严重的嘴部畸形。

“那就直说吧。”

“士兵在 在门口!来自阿维尼翁!他们坐着马车 里面有个神父!红色的 长袍,”侍从结结巴巴地说。

“他头上戴的是是什么,孩子?”格雷特突然惊愕地问道。

“他耳朵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膝盖上戴着另一顶 很大。还有一顶红色的帽子。”

“看在圣人的份上”格拉特吩咐男孩。“听我说!去通知院长,一位红衣主教从阿维尼翁来了!现在,快去!”

格雷特训斥男孩时,男孩鞠了一躬,然后快步走开了。“米格尔!快跑!”侍从拔腿就跑,绕过一个拐角。

铃铛叮当作响,格雷特踱步走向大门。他看到一个高大的士兵站在大门前,一头齐肩的黑色卷发,留着稀疏的胡须和山羊胡,一双碧绿的眼睛炯炯有神。一道深深的伤疤在他饱经风霜、饱经战火的脸上清晰可见。格雷特打开门闩,将大门敞开。士兵朝地上啐了一口,然后绕过他。经过时,他冷冷地瞪了格雷特一眼,咕哝道:“要么你需要更大的铃铛,要么你需要更大的耳朵。”

格雷特皱起眉头,低头看着伯恩船长的唾沫星子。这时,他发现布拉西枢机主教正从马车里出来。布拉西走到格雷特面前,把宽边帽戴在了那双狡黠的眼睛上。格雷特笑了笑,行了个礼,吻了吻布拉西无力地伸出的手。

修士一边说话一边拉着弓。“阁下,加尔迪恩斯修道院深感荣幸。”

你是谁?

格雷特站了起来。“莫里斯·格雷特修士,阁下 负责接待客人和监督巡视的负责人。”

“好吧,格雷特修士。护送我去见院长。”修士转过身,布拉西跟在他身后,队长走到布拉西身边,挥手示意四个人跟上,然后说道:“我有两百人,十四匹马,六辆补给车。我需要有人照看他们。”

格雷特立刻挥手示意一个神职人员男孩跟在他身边。“去马厩告诉费斯托诺修士,我们有客人来了 十四匹马急需照料。”

男孩歪了歪光的头,消失了。

格雷特转向布拉西问道:“或许你和你的手下饿了?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立即开放食堂和厨房?”

“照办。”布拉西厉声说道。

格雷特继续问道:“那么,阁下,您的队伍今晚是否仍会留宿?”

“几天。”

格雷特突然停住了脚步。“天数,阁下?我们修道院可容不下这么多人!”

布拉西催促他继续说道:“修士,细节我们稍后再谈。首先,要先和院长商量。”

庭院对面,僧侣和侍从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队伍 所有来访者都是外国人。布拉西对他们不予理睬,而伯恩却仔细打量着每一个人。他的目光审视着一切。

他们毫无礼貌可言 到处乱跌,量着、估着。一行人走进一栋建筑,伯恩在门口打了个响指。他身后的两名士兵立刻倒下,在门外立正。格雷特领着布拉西沿着走廊来到修道院长的书房。他轻轻敲了敲门。

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进来!”伯恩再次打了个响指,士兵们立刻应声,列队在门外立正。格雷特、布拉西和伯恩鱼贯走进书房,发现沃尼格院长背对着他们,面向一排书架。沃尼格缓缓转过身,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手中一本打开的书。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却惊讶地发现办公室里站着一位红衣主教。他恭敬地鞠了一躬。“阁下。”

“方丈。”布拉西回应道。

格雷特插话道:“沃尼格院长,阁下,枢机主教 嗯 ”

“马松枢机主教”,布拉西用同样的化名帮助格雷特进行了介绍。

“马松”在非法获取伪经时。

格雷特一边向布拉西伸出手,一边继续介绍道:“尊敬的马松枢机主教阁下从阿维尼翁前来,光临我们修道院。”

“就此为止吧,格雷特修士。”沃尼格打发他离开,把书放回书架。

格雷特鞠躬后离开。“很遗憾,我带来了教宗陛下带来的噩耗。您是否知道,您的上议院枢机主教巴塞利斯特和利安已经去世了?”

“我从最近的信件往来中了解到,”沃尼格承认道。伯恩环顾了一下房间。

布拉西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然而,有时在绝望的阴霾中,我们也能发现一线希望。鉴于此,院长,我也带来了好消息。”

“啊?”沃尼格笑了。

“你已被任命为次经高级委员会成员。你对委员会的忠诚服务赢得了教宗的极大恩宠。他期待你在阿维尼翁与他会合。”

方丈收起了笑容。“上议院?我不过是个主教。只有枢机主教才能担任上议院议员。”

布拉西一时语塞,突然镇定下来,说道:“无论如何,你和意大利的下议院院长现在都晋升为上议院议员。”

“多明格斯?”

“的确如此,坎切洛修道院院长多明格斯。教皇陛下已召见你们二位前往教皇宫 刻不容缓。”

“那么修道院呢?谁来监管”

布拉西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语气中带着一丝安慰。“教宗陛下完全清楚这里守护的是什么。这正是我来此的原因。这也是我们配备重兵护卫的原因。修道院绝对安全。教宗陛下指示我担任这座修道院的临时院长,直到他能任命合适的继任者。此外,另一位由护卫护送的枢机主教正在前往意大利坎切洛修道院的途中,他将在那里担任临时院长,直到找到合适的继任者。”

布拉西双手叉腰,笑了笑。“沃尼格院长,我赞赏您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您多年来对伪经的奉献也相当值得称道。”

沃尼格院长察觉到有些不对劲。在利安枢机主教去世前,枢机主教曾给他写过一封信。枢机主教在信中告诉他,教宗克莱孟仍然不了解伪经会议背后隐藏的秘密目的,也不了解会议两座修道院的作用,更不了解教宗作为会议正式首脑应尽的职责。

沃尼格质问布拉西:“马松阁下,自从没有上议院以来……”

枢机主教利安去世以来,教宗陛下是如何得知有关伪经的事宜的?

“教宗陛下后来查阅了伪经档案的记录,”布拉西反驳道。

“然而,一场大火烧毁了它的档案。尊者又如何能查阅那些早已被烧毁的档案呢?”

“或许并非所有东西都被烧毁了;我目前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不过,您或许可以在拜访圣尊时,就这些细节向他询问。”

沃尼格眯起眼睛。“如果陛下不介意,我可以看看教皇的任命书吗?”

“当然可以,院长。”布拉西从法衣中掏出一封信。

修道院长揭开信上的蜡封,宣读了命令 教皇克莱门特签署的命令。

沃尼格重新折叠好信件,仔细检查了蜡封的两半。“为什么上面没有圣尊的徽章印记?”

布拉西为该文件辩护说:“正如你所知,委员会的性质是秘密的。

教宗坚持只有枢机主教才能管理这两座伪经修道院。

你必须向他倾诉任何困扰你的难题。他希望你立刻这样做。

沃尼格看向伯恩,伯恩的绿眼睛也怒视着他。沃尼格胸口一沉,向布拉西坦白道:“我无法担任上议院议员。我年老体衰,时日无多。”

“那么,院长,你必须将你的情况告知教宗。我只是转达他的召见。”

“我无法提供服务”

布拉西打断道:“阿维尼翁的马洛城堡恭候您的到来,那里将是您的新居所。您可以在明天之前收拾好您的行李。上尉会安排妥善保管您的个人物品。您也可以安排与城堡里的修士们会面,告知他们您的好消息,并介绍我为新的院长。”

“我一定会的,阁下。”

“方丈,看来您对教宗的决定并不满意。”

沃尼格表达了失望之情。“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常常思考死亡。我在地下墓穴里有一个墓穴 恐怕我永远也用不上了。”

“院长,你的身后事可以安排。首先,你必须向教宗禀报。在你继续担任院长期间,我将住在客房。你务必妥善处理此事。”

卫兵和马匹都得到照料吗?

“我会的。或许我可以安排一个人护送你去”
布拉西打断了他。“我会找到自己的路,院长。”

“的确如此,阁下。”布拉西示意他和伯恩离开书房后,沃尼格鞠了一躬。沃尼格转向窗外,目光空洞地望着,手中那封伪造的信件在他虚弱的手中微微颤抖。他想起伊万和那个畸形的拉撒路男孩;他沉思着自己下令挖掘并为自己预留的墓穴;他预感,他的遗骸很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他曾侍奉多年的那座挚爱的修道院了。

沃尼格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布拉西则熟悉了修道院的场地和设施。伯恩上尉率领军队搜遍了修道院,并在他认为的关键位置部署了守卫。夜幕降临时,上尉将修道院变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没有入口,没有出口,每个角落都站着警惕的士兵。

第二天清晨,礼拜结束后,沃尼格院长立即安抚了焦躁不安的修士们,告知他们他将被调往阿维尼翁。中午时分,他登上马车,由骑兵护送离开。布拉西则以谨慎而迅速的步伐继续前行。

新任院长召集了修道院的高级修士开会。只有那些知晓门石的存在以及修道院作为其守护者真正使命的人才能参加。他召集会议的理由很简单:对下级修士进行一番彻底的审查,这与教会调查的惯例如出一辙。

作为一名大学枢机主教,布拉西对猎巫之术可谓了如指掌。他深知,任何宗教裁判所的手段都僵化而简单:召开集会,确立绝对权威,要求民众承认罪行,然后通过互相指责的证词来分裂民众。

在召集的资深修士会议上,布拉西指示每位神父都写一封信,并在日落前交给他。信中他希望神父们做到三件事。首先,神父们要……

列出所有修道院的设施和惯例,看看哪些可以改进。虽然布拉西对这些改进建议漠不关心,但这份清单有效地转移了僧侣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忽略了接下来的两份清单。这两份清单才是他阴谋的关键,也是宗教裁判所成立的根本原因。布拉西的第二个要求是,要求僧侣们提供证词,指控其他僧侣,列举所有目睹的、有损僧侣身份的行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要求是,布拉西要求他们写下个人的罪行忏悔。他告诉修士们,所有书面忏悔都将保密。

资深修士们对此感到愤慨,但也只能服从。然而,布拉西的行动却……

尽管这看似残酷,但事实证明却非常有效,就像脱粒机脱粒一样,它将麦子与糠秕分离,将好种子与坏种子区分开来。随着那些正直善良的修士被剔除,只剩下七名行为可疑的修士。在这七人中,布拉西将奥迪诺修士从名单中划掉,他不想留下他眼中的“肥胖酒鬼”。

参与盖特斯通揭幕仪式。布拉西还划掉了一个意大利名字,因为他希望只有法国人参与到他认为的这项法国事业中来。因此,只剩下五位僧人。

布拉西逐一私下召见五位修士到院长书房。他向每位修士重复了同样的说法:他奉教皇克莱门特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的共同命令,要利用盖特斯通石作为对抗英国人的武器。最后,他询问每位修士是否愿意协助他将英国人逐出克雷西。

名单上的五位修士中,克洛狄乌斯和格雷维尔同意帮助布拉西寻找门石,但他们强烈暗示,如果能调任他们担任修道院地下墓穴的管理者,就足以作为补偿。他们想要伊万和奥迪诺的职位。布拉西同意调任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帮助他找到门石。剩下的三位修士中,格雷特修士不太愿意帮忙;然而,布拉西轻轻推了他一下,又眯起眼睛威胁他,就让他乖乖就范了。剩下的两位修士断然拒绝帮助布拉西,并警告他扰乱门石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布拉西对他们的顽固不肯表示失望,便把他们打发出了书房,只是悄悄地朝站在敞开的门外的伯恩上尉点了点头。于是,伯恩护送这两位修士到乡下休息。

阿博特·沃尼格,他们的嘴唇永远被泥土封住了。

令布拉西感到惊讶的是,他觉得自己仿佛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他只用了三条命,就控制了加迪恩斯修道院及其守卫森严的门石,并招募了三名高级修士协助他,同时始终对他的意图保密。

接下来的几天里,布拉西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长的书房里,仔细研读长期以来被严密保管的修道院手稿,以及他从伪经档案中撕下的残页。

还有修道院的教堂设计图。虽然布拉西一心想着把英国人赶出法国,但他还是确保了修道院的僧侣和侍从们在遵守伯恩日益严密的堡垒防御的同时,也能继续他们原有的生活。

就像气氛一样。

~*~

一位面容黝黑的僧侣静静地伫立在修道院马厩外冥想。多年照管马厩使他面容沧桑。若非身着僧袍,他或许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农夫。他稀疏的棕色头发已所剩无几,头顶布满褐色斑点,那是他多年在户外劳作的痕迹。费斯托诺修士是一位资深修士,也是下议院的成员。马厩和马匹都由他照管,修道院的侍童们也由他负责,他们负责在加尔迪安修道院和奥尔良镇的邮政交换站之间传递定期邮件。

费斯托诺双手叉腰,腰间裹着长袍,望着夕阳西下,渐渐消失在地平线那条深邃的黑色线条之后。头顶上,夕阳的余晖将高耸的云朵染成五彩斑斓,仿佛天火般闪烁不定。暮色渐冷,一阵马蹄声打破了寂静。

费斯托诺放下手臂,哼了一声,快步走到马厩前面。他预计在天黑前几个小时会收到邮件。

牧师绕过建筑物拐角时,看到一个身穿长袍、提着灯笼的人影。它高高地从修道院北门出来,朝着马厩走去。快到费斯托诺时,那道身影喊道:“是什么耽误了邮递?”

费斯托诺反问道:“你见过我的信使吗?”

“的确。不久之后,在前门,我和格雷特修士以及米格尔男孩在一起。我聚集他现在应该已经在马厩了。”

费斯托诺发现修道院前面有个黑影,随着马蹄声越来越近,黑影的距离也迅速拉近。

“到处都是士兵,”那个身影模糊的僧侣抱怨道,同时放下了灯笼。他停在费斯托诺身边,面对着走近的少年僧侣。“他们把我拦在门口很久。费斯托诺,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其中肯定有蹊跷。哪个修道院需要军队来管理它美好的初衷呢?”

费斯托诺双手叉腰,眯起眼睛看着他飞奔而去的侍从。

信使勒住了马缰。费斯托诺抓住马笼头,那个剃着光头的年轻人下了马。“现在我得在黑暗中照料我的马了!你得立刻解释你为什么迟到!”费斯托诺斥责道。

侍从鞠躬忏悔道:“请原谅我,修士。我会好好照料这匹马的,修士。”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把邮袋掉在前门附近了,还得找找。

“半天了?”费斯托诺一边问,一边牵着马走进马厩。然后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她为什么跟我抱怨?你又骑得太狠了,小子?”

信使再次鞠躬。“请原谅,修士。我想最好在天黑前到达。这样您也应该预料到我会回来。我离开奥尔良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因为从阿维尼翁来的信使也来得晚。不过,我在前门给马儿喂了水。”

她在奥尔良只吃得很少。

“我明白了。”费斯托诺拍了拍马缰,把马拴在系马桩上。另一位僧人举起灯笼,以便更好地照明。费斯托诺继续说道:“至于你迟到,我以为你……”

天一亮就来向我汇报。马厩需要彻底清理一下。

“我会的,修士。”

费斯托诺拉了拉缰绳,检查了一下是否系紧,然后拍了拍马的侧腹。接着,他解开皮质邮袋的带子,把它从马上取下来,然后把邮袋扔给另一位僧侣。“这是你的邮件;把你的灯笼借我一下。”他们交换了信物。

费斯托诺转过身,将灯笼举向高高的柱钩。

“修士,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信使问道。

“我愿意,”牧师回答道,一边费力地摆弄着灯笼。

“我拿到了!”另一个僧人抱怨道,“你在干什么?等等!”

费斯托诺转过身,发现一名士兵将邮件袋挎在肩上,背着袋子从马厩里走了出来,他回答说:“我的命令与你无关,神父。只是邮政信件而已。”

费斯托诺和他的侍从看着僧侣从马厩里飞奔出来,并向后面喊叫。

士兵:“谁的命令?把它带回来!等等!”

费斯托诺挥手示意信使过来,然后抬起马蹄。

他巡视着自己的坐骑,仔细检查每一匹马的健康状况,同时低声对待从说:“仔细听着。我还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今晚你要躲在马厩里。就在上面的阁楼里。不要让守卫发现你。天亮之前,你必须动身前往阿维尼翁。”

“的确如此,修士。”

“你要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送达教宗,这封信需要他立即回复。无论如何,你都要留在他的办公室,直到他阅读为止。尽你所能,但要谨记你在教宗面前的立场。明白了吗?”

“我愿意,修士。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义不容辞。”年轻人微微鞠躬。

“我并不指望你们空手而归,无论是书面答复还是口头答复。”

“很好。”费斯托诺说道,“我明天早上会回来,希望你做好骑马的准备。”

风。这次你将骑上沃尼格修道院长的坐骑。

信使笑了,因为他知道这匹种马的名声。

“那就上去吧。”牧师挥手示意他的侍从爬上屋顶横梁,然后取回灯笼,返回北修道院大门。

夜色渐深,修道院宿舍里几乎所有的修士和侍从都已就寝。然而,在费斯托诺的房间里,一盏油灯照亮了一张古雅的书桌,桌上放着一张写给教皇的羊皮纸。费斯托诺签上自己的名字,将羽毛笔插入墨水瓶,吹干墨水。他仔细阅读了一封信,信中详细记录了布拉西抵达加尔迪安后发生的事情。这封信的目的很明确:询问教皇克莱门特是否已任命一位来自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接替沃尼格院长。他向克莱门特坦白,他担心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枢密院之外的人可能已经发现了修道院守护的“圣物”的存在。费斯托诺小心翼翼地折叠好信件。他用油灯加热一把刀,切下一小块蜡,然后用融化的蜡块封住信件。他吹干了封口。

突然,油灯闪烁了一下。他手中的信也随之飘动。一股寒意仿佛涌入了整个房间。费斯托诺转头确认窗户紧闭。在这种不自然的氛围中

他感到一阵寒意,咳嗽起来,看到自己呼出的气息中弥漫着浓重的雾气。牧师猛地从桌前跳起来,转身在昏暗的房间里四处搜寻 寻找她。

然而,他只在远处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站立的轮廓。他侧身让油灯的光芒照亮那模糊的身影。他感到一阵彻骨的恐惧,仿佛被滚烫的焦油河吞噬。石灵赤身裸体地站在他面前,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长发披散,正对着他脆弱的灵魂咧嘴笑着。这位牧师和修道院里的所有修士一样,都认得她:她是萦绕数百年的魅魔和淫乱者 魅魔女王。

邪恶的母性之源,创造了修道院大教堂露台上所有怪诞的雕像。

“不!”费斯托诺把信塞到身后。

“哎呀,圣人啊,我难道没让您满意吗?”路西法尔在一千名妇女的合唱中低声说道。

“我恳求你 向我告辞吧。”

“哦,但我不能,先生,”她冷笑道。

“我已将自己献给了上帝,”费斯托诺喃喃自语道。如同修道院里的许多修士一样,费斯托诺也在大教堂顶上竖立了一尊带翼的雕像,那雕像已经矗立多年了。

“这就是你所谓的上帝吗？”她走近他，带着讽刺的语气问道。
“他是你们的主和王。滚开，女幽灵！”

露西法尔在他面前停下，将她的双手背在身后，她天真地问道：“费斯托诺，你想瞒着我这片叶子吗？”

牧师僵立在那里，浑身颤抖。“奉上帝之名，离开祂的圣地！”

她凑近他，似乎对藏起来的信感到好奇，费斯托诺发现了他凝视着她悬挂在灯光下的丰满乳房。

“您喜欢她们吗，大人？她们让您满意吗？”她头也不抬，用魅惑的低语问道。费斯托诺猛地移开视线，“滚开，妖娆的魔鬼，以神圣之名！”

她起身问道：“离开？你写了封信召唤我，然后又希望我离开？”她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容，信随即燃起熊熊烈火。

他猛地抽回双手，纸张像一块易碎的灰烬一样飘落到地上。

“怎么样，是不是很可怕？”她问，手臂随意地搭在他的肩上。他挣脱开来，跑到门口，可是门没开。他用拳头捶打着门，正要尖叫，她却挥了挥涂着黑色指甲油的手指，他顿时哑口无言。他又一次用力敲门，但房间里依然寂静无声。

“自从你上次尝到肉体的滋味，也尝到我的滋味，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即便现在，我也知道你下身燃烧着渴望；但我会让你免受这渴望的痛苦。躺到床上，但记住，我不会躺在你身下。”她挥了挥手，让他重新开口说话。

“我才不去！”他啐了一口，退到门和墙之间的角落里。
她轻盈地穿过房间，把他从角落里扶出来，一边低声安慰他，一边引导他走向床边：“圣人，再借我一次你的种子吧。只有这样，我才会让你离开。”

费斯托诺挣脱开来，背抵着墙。露西法尔把他逼到桌子和床之间。她凑近他的脸。“你依然精神矍铄，我那身手矫健的圣人。难道我不配得到你的赏识吗？”她整理了一下他长袍上的褶皱，目光扫过他。
他带着满意的笑容看着他。

“我不会。绝不再犯。”他告诉她。在两人脸庞间的狭小空间里，费斯托诺用手在额头和胸口划了个十字。露西法尔向后靠去，她那双黑眼睛怒目而视。她一把抓住神父的下巴。说话间，她嘴里露出了犬齿般的尖牙。“我的耐心快要耗尽了。我之所以征求你的同意，仅仅是因为……”

你心甘情愿地给予。别把它误认为是选择 我给予的仅仅是尊严。你。”

“可是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造它们呢?它们都死了 暴露在阳光下 变成了石头。”

她轻笑一声。“成千上万人死去,是为了让成千上万人得以生存。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死亡。除了欲望和罪恶感,你还知道什么?

“你们的怪诞雕塑都死了!全都死了!它们只不过是教堂顶上毫无生气的雕像而已!”

她凝视着他的眼睛。“别再说废话了,圣人。你愿意借给我你的种子吗?”

“你将在”

她用黑色指甲轻轻一挥,便打断了他的话,再次夺走了他的声音。他挣扎着想要转身,却无法挣脱她的怀抱。

她皱着眉头,眯起漆黑的眼睛看着他。“如你所愿。我一开始就没征求你的同意。”她用手指轻抚他的脸颊,仿佛要探入他的内心深处。

那位神父突然僵住了,浑身颤抖;他睁大了眼睛,泪水盈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颤抖的手伸向桌上那把沾满蜡渍的刀刃。“的确,我亲爱的圣人,”路西法尔沉浸在恐惧之中,“你必须将属于我的东西交给我。拿起它;好好利用它。我是你被放逐的、流浪的神,现在我命令你。”

她笑得像一群女人同时笑出来,声音也随着每个字的说而逐渐变低沉。“从来没有哪个恶魔神犬游牧民像她这样邪恶”

突然,她的头颅发出噼啪声,扭曲变形,变成了一颗腐烂的豺狼头。她新生的嘴部周围,皮肤脱落,露出凹凸不平的骨头。一股腐臭的气味从她的头颅中散发出来,污染了整个房间。然后,她抓住他的肩膀,凑到他耳边,叹了口气低语道:“就像我一样。”费斯托诺看着他的手举起了刀。

露西法尔抚摸着自己的胸膛,同时像好奇的小狗一样歪着头,看着颤抖的刀刃越来越靠近牧师。

“安息吧,圣人,”她用一股令人作呕的动物气息安慰他,“这样我才能将你从人世间的灼痛中解救出来。”

灯芯从几乎空了的灯盏中吸走了最后一滴油;它的火焰不规则地跳动着,仿佛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火焰之舞,努力挣脱无情而又笼罩一切的黑暗,以求生存下去。

修道院宿舍外,整个庭院里,没有一个士兵看到从神父住所狭窄的窗户里透出的微弱闪烁的光芒。没有人。

只见灯光渐暗,房间越来越黑。没有一个僧侣从安详的睡梦中醒来。时间流逝,夜色缓缓消散。

~*~

天亮之前,一阵凄厉的惨叫声惊醒了宿舍,越来越多的士兵和睡眼惺忪的僧侣涌下走廊,朝费斯托诺的房间走去。他们冲进他的牢房,发现房间一片狼藉,家具翻倒,个人物品破碎,撕碎的羊皮纸像雪一样铺满了地板和家具。让僧侣们像来时一样匆匆逃离房间的,并非是那数百片羊皮纸,也不是房间的凌乱,让惊愕的士兵们四散奔逃。真正让他们震惊的是,墙壁和地板上到处都是血迹,整个房间弥漫着刺鼻的铁锈味。

在他们面前,费斯托诺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啜泣着,旁边是他翻倒的……他躺在床上,腿上放着一根木槌,长袍上沾满了凝固的血块。他另一只无力的手被钉在床架上,一把刀刃刺穿了他肿胀的手掌。牧师发现门口挤满了人,连忙跪了起来,一边用力地将刀刃捶打得更深,刺穿了手掌和床铺,一边高声吟诵着耶稣受难的经文。

钉十字架。汗水从他额头滑落,他呆滞的眼神和眼白在房间里乱转,如同疯狗般目光涣散。士兵们冲上前去抓住他挥舞铁锤的手臂,他却在士兵们来得及阻止他之前,一拳打碎了其中一名士兵的脸。费斯托诺被钉在十字架上,气喘吁吁地倒了下去,士兵们这才松开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手。

可惜,费斯托诺那天就去世了;直到他去世后 在准备下葬时 他的几位僧侣同伴才发现,他用那把刀杀害的远不止他自己。

手。在他们看来,这位僧侣显然是在精神错乱中自残了;然而,随后对他住所的彻底搜查却一无所获。布拉西得知此事后,命令那些知晓自残行为的僧侣们留守。

保持沉默,将费斯托诺的疯狂行径从地板和墙壁上彻底清除,然后封存这位已故修士的遗物。宿舍房间无限期地被占用了。就这样,裹着布的费斯托诺修士成了这座华丽而装饰精美的地下墓穴的最新住户,这座墓穴曾是为已故的沃尼格院长预留的;而对布拉西来说幸运的是,这可怕的干扰恰好转移了住在那里的修士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顾及他心中更为重要的目的。

【第五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完全是为了献给……而创作的。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